

執齋先生文集

執齋集先生文卷十二

萬安劉玉著

序

送劉侯之桂林序

劉侯以象州守九載奏績京師天官考功者書稱付於文  
選或曰以劉侯之賢治效彰灼必有顯陟或曰以象州之  
遠侯徃復十三年之勤其陟也必有善地已迺擢貳郡守  
仍于廣之桂林累三考晉一階再涉八千里之外能大而  
報輕功勤而任左知侯者咸以爲疑侯曰予知之矣世之  
工爲宦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予弗能也專矯激立

聲名是以詐能子弗能也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子弗能也私覬遺資請託是以貨能子弗能也抱迂踈之脣爲州夷獠之間力雖勤而功不著惠雖布而上弗聞方且悻悻然坦懷信已其免於過幸矣然猶階五品之崇佐千里之命斯分之過也而又何疑予曰不然馮唐爲郎資非不深也賈誼爲相才非不優也張詠在蜀任非不久也時焉而已况官人者之於才猶匠者之於木惟所用之而遠近崇卑有所不計夫豈升棟而詘楹內堂楣而外簷翼哉惟其當而已侯之爲象州也廉惠公勤象人安之上官稱之官人者蓋知之矣若廣右之難且遠使者蓋屢言之而豈

不知哉顧以官人之道驟用不如歷試之深嘗試不如諳  
練之久而侯於廣右政既達矣民既孚矣猶車攻馬良騁  
於熟道所以屈於桂林者殆以民故况桂林廣右首郡郡  
之事貳守與守同之其任抑豈輕乎哉侯顧當益懋厥心  
敷于有政功益著則位益隆吾未見滯於前而不通於後  
者且侯之先自廉訪公三世俱以德業躋膺仕登甲科而  
位未盡酬其有待已侯敬承之德益盛則慶益光吾又未  
見積於先而不發於後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  
德懋懋賞蓋天人必然之應也區區淹速何足置懷抱間  
邪侯曰善於是疑者釋相率爲祖而俾子迷斯言也以贈

侯名昶字日永萬安石洲里世家敦朴坦易庶幾古君子  
之風云

送歸善林君之令河池序

爲邑百里爲民萬家寒者之衣饑者之食善者之勸不善  
者之懲政令之所施賦稅之所出其利病不下堂而可知  
其風化不移時而可洽令之職其不可不重也然侯服之  
內民素習而教素敦故其令爲易若乃荒服之外去京師  
踰萬里溪峒之爲阻而豺虎之與隣一不中其情則怨詈  
挺刃勃然交於宵中不可以文而施不可以武而統故其  
令爲難令於遠者其尤不可不重也然人之情每忽於遠

授之者強焉而違其情居之者怠焉而廢其事則何以丕  
變裔人而益弘治理哉我國家深仁累洽四海同風令於  
遠者尤重其選於是東筦林君仲芳以鄉進士拜河池令  
我冠紆帶乘傳以行知林君者僉以爲林君善士明於禮  
經河池僻在慶遠之西素稱獷矣奈何以河池而辱林君  
或曰經所以致用文所以附遠假林君所以重河池也奚  
其辱相率詣予請言致期勉之意予聞之民無常俗道有  
常用閩蜀之在古初較河池猶之魯衛蜀以文公而興於  
學閩以常袞而興於文君誠以禮而率河池之民河池之  
民有不從焉而興於禮乎易鳥言而絃歌變卉裳而逢掖

端有在矣噫予每怪令於遠者恒鄙其民民之遠者恒易其令君下車之隙詢其故老王宜山之善政其尚存乎察於其人莫南舟之恭順其流風不終泯乎報政而來予將有以觀君且以觀河池之人也

送判簿黃君之萬安序

萬安稱江右名區其山崇以邃其水浚以宏其壤奧以沃其民之俗明譜帙重墳墓篤婚姻勤生而節用好文而右儒其得如此然悍而秋容卒然之頃嬉笑爲仇毛髮必競甚則呼黨與執挺相毆又甚則操短長組織爲訟焚糜糾結累數年不休此其失也上之人或以爲虎兕或以爲駮

鵠噓之嚙之而玩者益肆束之策之而戾者益頑竊獨以  
其人頗知義不以勢詘凡其所爲競者亦皆有所不平苟  
自其不平平之因其善而導之宜無不可化而積習因仍  
滋久弗治循吏之效能無望於上之人乎餘姚黃君某以  
能選主萬安簿君上世顯赫繼科名者迄于今不衰君過  
庭聞詩禮去而習律令得其肯綮累掾勞升於天官再試  
優等以受茲任萬安之人遊京師而覩君者莫不喜設祖  
子子酒醑相顧而言曰幸矣予邑之人以君爲之理其殆  
庶幾矣乎衆曰然則語於君曰剛柔何常之有惟厥中惠  
不以貌威不以勢與其失之殘寧過於厚君曰然則復于



衆曰仇香之爲簿不殺而化以鷹鷂不如鳳也諸君將使  
予鳳乎衆曰然則又復於君曰鳳之爲鳳以德不以形使  
鳳而搏擊矣其鳳然鷹鷂則雖不搏擊其足爲鳳哉君又  
曰諾衆君子因退予爲序以贈且俾觀者胥有感焉

送大叅何君督餉朝京序

河南地界河山高者苦旱卑者苦潦平曠者苦風故其耕  
難民逃地無所出率里社代其征故其征難糧有京有邊  
有祿米有兗軍重者數倍遠者數千里民雖下貧率間歲  
一遠輸故其輸難比者寇攘內訌仍以旱蝗郡邑蕭然征  
輸益窘

朝廷雖屢布寬恤之令而軍國之儲不可缺也故督餉者  
其任尤難何君子元以大叅寔總其任徧行過予別索予  
贈言君先方伯所薦易魁也竒文與學予夙知之已而登  
甲第入臬方出叅方嶽政事之才章章在人耳目英年雅  
望孰能出君右乎宜乎當道以所難任君君亦任所難而  
弗辭也昔者魏相李沆爲相君子稱其能達民之隱鮮于  
佻爲轉運君子稱其能宣上之德李巽劉晏爲度支君子  
稱其能濟國家之用今國用窘矣民力殫矣達民之隱宣  
上之德而濟國家之用不有望於君乎君登朝著見周召  
諸公爲我訊焉大學平天下之道必謹於生財若何而生

之者衆若何而食之者寡若何而爲之者疾若何而用之者舒誠究而行之則天下可均矣何難之不易哉於是同寅王君獻可首爲詩十章以倡諸君屬而和者蓋未已也遂書以爲之序

分景贈行詩序

錫山秦君國聲居汴臬以學政作師儒昭其文也居汴藩以戎政靖寇亂厲其武也茲晉大方伯往蒞東藩蓋搶攘彫瘵之餘兼資其文武也汴之僚吏士民惜其去而難其留相率爲詩以贈同寅王君獻可析景物爲題詩成屬予序夫贈言之什肇於蒸民降而河梁浸不迨古寓言江漢

者或失之誣肆意宛洛者或失之靡自餘貪常嗜瑣彌不足珍則曷若徵其景物聲諸詩以爲贈哉嘗送君出封丘門登高以望之遐想昔遊歷歷在目無一非起予者瞻崧高則思申甫之生經首陽則思夷齊之節觀洪河清洛則思神禹周召之功謁揲著衍坊之臺則思義文之道吊廣武昆陽詢汴渠良嶽固慨然興亡之際而其餘一丘一壑一亭一池覽昔人之所遊蓋亦不能忘情於得失也則又即其詩而觀之徵聖賢者可以興述興亡得失者可以鑒道山川形勝民風物態者可以觀斯固諸君之所以爲贈也至若撫景而懷其人誦其詩若履其地斯又交相爲感

者也抑予聞之天下之山莫高於岱宗天下之水莫大於  
瀚海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君之  
茲行層雲蕩冒洪濤豁目其起予殆必有進於此者詩所  
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可得而嗣其徽音乎斯則予之所  
以贈君治定之餘必有佳製願請益焉

周氏世德錄後序

古者國有史郡有誌家有譜而已世德而錄之蓋昉於憲  
長周君公儀闡世德也周氏自吉水徙脩江世德相望君  
旣錄之秋官董君序之而又屬太史徐先生贊之內閣費  
先生序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之用心其遠矣哉

間出以示玉得縱觀焉若叅謀之平反有于公之慶可救  
之誨迪有彥方之誠朝奉與閑之賑卹有承逸之仁與閑  
草庭之保障有竇融之義望江之死事有王蠋之忠劉夫  
人之植孤有共姜之節靖軒禎溪菊軒有箕山之趣梅月  
陳夫人之教有瀧岡之榮綬寧松陽之政有宓宰之譽凡  
登諸錄者若繁星麗天群峯拔地繁焉歸焉可以聳觀聽  
而垂不朽矣玉雖生晚不獲盡觀光烈而幸接下風於今  
之諸公都憲公私而敏憲使君粹而文侍御君端而毅皆  
雋材之英選也且奮於南宮者踵趾相承噫何周氏之多  
賢耶即所見以徵諸徃由所見而推諸來世德之闡將弗

愈遠而彌光乎用書以俟夫續是錄者

大叅王君贈行詩後序

晉爲冀中唐虞之澤未泯而文悼之霸風存焉恒霍之崇  
河汾之濬其靈淑之氣磅礴鬱積夫豈鹵金屈產猗氏之  
鹽所得而鍾抑豈稷說龍逢狐趙隨冀所能鍾而盡哉故  
其豪傑之生世不乏人若太史公之史文中子之教柳柳  
州之文裴晉公之勲司馬公之德載諸簡冊炳炳弗磨夫  
均是地均是人均是風氣也然而有異焉者則稟賦之美  
涵養之至然也簡冊遠矣若都憲楊公之宦業水清而霜  
厲薛文清公之理學質絲牛毛而粹然一出於正求二公

而不可得而求諸其鄉或庶幾焉實長王君石泉異域世  
家其爲人外和而內剛中澗而外襲蓋雖固於風氣之中  
而實超於風氣之外則其稟賦之美涵養之至有不可得  
而誣也譬諸材焉非其地弗生非培之弗長非飽霜雪歷  
歲年弗成藉曰成矣非薰是數者果可以棟清廟而航百  
川乎方今天下日入於敝非強有力者不能振而起之然  
所謂強有力者豈悻悻之謂哉能自治以成其材若君是  
已茲君由閩臬晉擢楚藩鄉衮相率贈言君之履歷都憲  
林公言之詳矣楚之民俗憲長周先生言之詳矣而予復  
舉是以爲告者異君揚前烈而達諸天下也系之辭曰



冠切雲兮佩曳虹鯁履太行之巔兮叱河流而東之眇三  
晉於肩睫兮揖華勳於夢寐群臣儼乎後先兮聆傳巖之  
清誨世靡靡其孰振兮要莫先於德明揭靈曜於璇極兮  
曾魑魅之敢藏歷九疑將北旋兮美夫君之行邁出蕪辭  
於矧窳兮寄餘音於天籟

振旒安民敘

大都憲涿鹿鄧公始以少司徒家居幸未劇賊起京東肆  
掠畿省

詔起公巡撫河南秋八月公至咨謀猷脩戰守分師戍賊  
所衝冬十一月賊分犯河南北深入汝宛公度其勢非邊

兵制之不可奏剡累上而益裒鄉兵募民馬峙芻糧明年  
春二月邊兵至大捷踰月賊黨悉平公於是汰貪吏絕奸  
民蠲負租均徭役又明年境內大和居者顧其室家而言  
曰而休養生聚此向之屠戮焚燎也行者顧其徒御而言  
曰而囊橐舟車此向之攘攷竄伏也耕者顧其禾黍而言  
曰而耕穫蓄畝此向之戎馬蹂躪也讀者顧其詩書而言  
曰而絃歌俎豆此向之橐鼓震驚也則又聚而言曰吾何  
以有今日非公誰使然哉於是老者倡之少者和之遍于  
群僚達于方嶽聲之爲詩而繪之爲圖圖凡三曰陳師匡  
國曰臨戎決勝曰振旅安民諸君子敘其前矣以末簡授

王玉聞之兵出曰陳師入曰振旅然陳師非難而振旅爲難至於振旅則功可得而言矣公之初至河南也二寇縱橫動稱數萬而吏不知兵兵不知戰雖使韓范御之豈能控赤手以抗白刃哉故不得已而爲邊兵之請此公之大慮也及賊深入厲民公憂形于色不復知有榮辱利害此公之大忠也已而崇府告急公欲率僚吏士民赴之雖危不顧此公之大勇也自師之興公北踰漳南渡汝東過陳西抵洛無日不在鞍馬間此公之大勤也噫方賊之被驅歸德使得邊兵數千人追之則可以剪其兇於始西平旣捷使軍令歸一則可以速其殄於終而事有不然此公之

所以不有其功也然要其本末竭力殫心不徼於勝而爲所以勝使寇息民安國本有泰山磐石之固公之功蓋有在也昔者秦隋之季恒陳師矣而振旅未之聞也漢唐之季亦常振旅矣而安民未之聞也陳師決勝者一時之功振旅安民者百世之功公之功所以爲大也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用書于末簡庶幾傳信者有所採焉

誠感河平詩序

河自西極入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自開關迄于今不知其幾千萬年然載記所傳固可攷也禹鑿龍門折砥柱載之大陸是曰開天漢武時河決瓠子通於淮泗帝親臨河

群臣負薪卒塞宣防是曰回天秦決河以灌大梁使水失其道齊堤水以泛趙魏趙魏堤水以注齊使水不得安流是曰遠天漢季河決而東新莽私其元城墳墓不復堤塞使瀕河數郡之民危於魚鱉是曰廢天開天者興回天者存遠天者亂廢天者亡乃若不堤塞不疏濬不勞民力不費民財一致其禱而河流自回是曰格天開天者以神回天者以力格天者以誠天之格也雖曰

宗杜之靈生民之幸然非人臣効節抑何以致其然哉正德矣西夏河決於黃陵潰其二埽勢將北行以危運道都憲新安劉公以才猷受

簡命輟漕河之政專理河防於是選功能專責任計材用  
賦工役將䟽河以導其歸築堤以防其潰則又慨然念曰  
曩者張秋之役

國家財力方殷今也寇攘災殄之餘民剝膚至髓何以堪  
之迺秋七月一日丁卯公率二省憲臣齋袂具禮儀爲文  
致禱憂國卹民責躬籲天之意藹然溢於言表祭之日大  
雨越數日河流暴漲又數日河徙而南向所決者淤爲平  
陸淮海不濬而自通曹單不培而自固公嘉神惠幸民之  
莫安也爲詩以志喜河南藩臬聞而和之憲副文君裒之  
爲卷題曰誠感河平以見公所以格天者惟誠故也或曰

天可格乎曰奚而不可天人一氣而已劉昆叩首而止火  
耿恭再拜以致泉矧公以近臣受

皇命憂勤之心悃悞而不能已故一致其禱而河流自回  
蓋感應之機有必如是者矣或又曰是道也可以爲治道  
獻乎曰奚而不可道莫大於誠敬使臨事怕如防河則事  
無不理求治恒如致禱則功無不成故曰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又曰予臨托民寧孚若朽索之馭六馬公蘊蓄有素  
一見於用遂底河平由是進而台輔極誠敬之道則格天  
格

君格于有衆可以一貫之而無餘矣噫非大臣其孰能與

於斯玉不佞僭書以爲序

贈黃伯馨海陽司訓序

儒者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周衰其道不行於是孔孟立教以明之故道雖不行於天下而行於吾儒漢唐而下其道不明於是程朱立言以明之故道雖不明於天下而明於吾儒降是而又晦焉吾儒之責也子嘗仰而觀之天確然在上其道行也俯而察之地隕然在下其道行也吾儒混然中處而其道不行何以參天地而立人極哉然則儒之道果何道邪曰聖賢之道也抑聖賢豈自爲道哉天地之道也其體具於一心其用應乎萬事其說載于六經四



書其效著于禮樂政教淵淵乎其深而非隱也浩浩乎其博而非雜也必持志以凝之窮理以聚之克己以復之力行以終之苟溺於辭章驚於功利皆斯道之蠹也抑予有感焉向之不行夷狄亂之也向之不明老佛蔽之也今非有夷狄佛老之害而斯道不明不行可不思其故邪蠹生於木而稼傷乎螟此予深憂斯道反咎吾儒而慨師道之不立也噫非有志之士孰能興起於其間哉比予督學八閩博雅之士挾藝而來試者雲蒸雨沛雷電激而蛟龍翔郁乎其文也龍巖黃伯馨雖未嘗及試然雅聞其爲人蓋興起於陳布衣之風而講學於蔡虛齋先生之門有志之

曰索其所著觀之聖學榜航皆經傳之格言易圖  
其家備馬學之體也續又得其史圖觀之自上古迄於  
臣初治亂得失是非邪正毫析纖引靡不具焉學之用也  
故予雖不試伯馨得其爲人矣今年伯馨計偕上京予賓  
之西塾篤義而謹禮信乎其爲佳士也已而奉廷對受海  
陽司訓以行予旣爲德馨喜而又爲海陽人士喜蓋今之  
世以伯馨處有司未必能處之學校則師道可立師道無  
他儒者之道是已而伯馨求益不已請予贈言夫道大而  
有本苟行有一毫之虧則道之體以隳心有一毫之蔽則  
其用必有一偏之害伯馨尚益克其素志勵行於幽獨之

中窮理於應事接物之際使脩於身者全則教於人者博矣昔昌黎爲潮陽刺史巡趙德於鄉校於是教化行而人材興起今以伯縻爲師儒而又有明守令海陽人士將無興起斯道以用斯世者乎濂溪先生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予於是乎有望

送建安楊仁夫歸省序

比予以董學至建安於山見武夷之秀於水見建溪之清慨然懷古詠仰止之詩興景行之志思考亭而不見蓋其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於是求諸今則楊文敏公雖聲光赫然而其人亦不可作矣於是訪於其家輩飛跂立其門第

也衍沃葱蘢其園林也雲容日彩煥然天表者其制誥  
之藏書史之積也是時都憲諸公多宦遊四方獨行素先  
生家居出肅容年高而德邵如靈光之巋然子姓數百指  
曳襟裾而懷鉛槧如蘭桂之敷榮從而試之誦孔孟而談  
伊周者如珠玉之不可揀予於是喟然嘆曰文敏公之遺  
澤庶其百世不泯者乎予旣去閩揚氏之登科者比比有  
人竊自信予言之有徵獨仁夫不偶以貢卒業南雍予緣  
舊知延之教憲愨其爲人端恪有禮其爲文質而不迂羣  
而不肆信家學之有自也俄而註銓謁歸過予言別予喜  
其仕之可期而學之未艾也爲之言曰士之承其世家者

孝親忠君成已成物而已仁夫之歸而養也可以成其孝  
進而仕也可以成其忠然非學以脩之則何以成夫已非  
推而行之何以成夫物至若貢焉科焉達而公卿焉是有  
命存夫何容心哉不觀之水乎源於山沛然歸於海其爲  
溪爲澗爲江爲河亦何容心哉吾知濬其源而已矣是故  
有考亭之學術而後有文敏公之事功仁夫曰諾遂書以  
爲贈

贈司訓戴君之任興化序

戴君克明與予生同邑尊公少參與先公登進士同科予  
少與君先後入邑庠同學君明敏端淑力學事進取與予

同志已而予竊科第而君累困場屋竊嘆淹速之不同今年君偕計而來褻然首選拜興化郡學司訓於是又竊喜其進之未嘗不同也屆行君索予贈言閩天下人材之淵藪莆中又八閩人材之淵藪也尊公嘗以巡按監其丁酉鄉試先公亦嘗以副臬監其癸卯鄉試流風餘韻宜有存者而予又嘗督學于閩莆之故知之詳矣其地東南瀕海龜龍魚鱉寶藏之所興群峯環之壺公端然秀出於群峯之上木蘭陂貫於其中演溢流澗益無不腴之田亦無不豐之歲也其人士挾經而待問者或聚而居或散而處百千爲朋如海藏之富宿德元老或坐於朝堂或臥於林壑

可敬可仰如壺公之尊通材敏識布列於百執事或理政  
刑或司風化無在無之如蘭陂之潤蓋其地與人其勝如  
此以君而居其學校則已之德可以被於人人之德可以  
資於已交相爲益有餘裕矣而奚以予言爲哉雖然不可  
以無告也方今天下道弊而治不興有識者蓋凜然憂之  
莫知所措以君幼學壯行之志獨無怵然於中邪竊以爲  
天下不患無政化而患無人材不患無人材而患無道學  
倡道學以興人材吾不於君望而誰望明道學以隆政化  
不望於莆人士而又誰望乎聖賢之言布在方冊清心以  
講之正己以率之先德行而後文藝遠功利而崇氣節如

是而道學不明人材不興政化不隆未之有也易曰同聲相應予與君所同者多矣今之言將無同乎又曰同氣相求君見莆中諸公洵其人士爲我謝曰天下猶舟也幸相與圖之

贈曲阜令孔君序

古者學于其家仕于其國所傳習者先世之典章所設施者髫髻之間見爲師友者非其父兄則其姻黨爲之吏民者非其所親則其所識也故其德之得也深而治之致也易三代以降學者去其家以從師仕者去其鄉以從政有苟且嘗試之心而無濡染漸摩之素故其學之成也難而



化之入也淺世之不古有由然哉我

國家重道崇儒自京師達於海濱莫不有學自辟雍達于庠序莫不以孔子爲師官人之法則自一命而上必銓諸他省而士著不與焉惟曲阜聖人所居世澤孔厚於是遠其族之賢且能者以補邑令而又別建之學以教其族人皆殊典也今年曲阜令大宗衍聖公咨於衆僉曰維其宜衆之所服庶無煩言大宗曰諾哉維予心疏聞輒允於是孔君承震拜命以行君先令朝臣公之子毓家學挺鄉薦屢鑿春闈需次於銓部者廿有五年今茲之選可謂嚴且精矣少司寇臧公瑞周以姻婭屬予贈言予維君聖人之

齊學聖人之學而治聖人之鄉非聖人之道其可以爲君  
告乎昔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化其言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聖人蓋深喜之所謂道者果何  
道耶予嘗聞之矣曰脩己以敬曰親親仁民曰庶曰富曰  
教曰審法度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皆聖人之道治之要  
也然則所謂公生明廉生威者非聖人之道耶曰道也在  
聖門不假於言在後世不容於不言也君講之家庭猶朝  
饗夕餐饜飫之矣由是推之曲阜不猶車攻馬調馳騁於  
康莊者乎君作而言曰吾子以先聖人之道責予予敢不  
勉於是君子知大宗之公於舉也君之不忝所生也果能

推其學以治其人也遂書以爲之贈

邵武令蕭時鳴贈行序

予少讀書鄉校聞諸人曰士君子志於及物不爲良相必爲良醫或曰醫者一技之工爾君子學道愛人不爲良相必爲良令相者助天子出令令者受天子之令而牧民者也令之及物不能如相之大相之及物不能如今之專或又曰今有君道焉非相所能盡也天子南面於天下令南面於一邑天子尊而遠今卑而近非天子無以倡天下仁民之政非令無以成天子仁民之功予以之三言者實於師師曰醫者窪坎之潤也栢者雲雷之構也令者陂澤之

灌也天子造化之神也予謹識之已而從先公爲令歸安  
視篆之餘仁施義設曾未期月政化大行民之仰戴如父  
毋神明信乎爲令得民之易也其後予叨甲第爲令于輝  
景行先譜雖無能肖似而仁民之志庶亦無愧焉故予於  
爲令之事恒喜言之以歷之久而閱之深也今年予親蕭  
時鳴自春官就選天曹拜邵武令過予言別且曰起鳳三  
世辱甥盛族而執事辱婿寒門又與先君子有麗澤之契  
在起鳳有師資焉令之道執事嘗以語人不識可以語起  
鳳否乎予曰昔者令先少叅大守經衛咸以宦業顯歟於  
時先尊貢士英才邃學視科目如探諸囊中不幸貧志以

歿吾子之遊邑庠上春官麀場屋亦不可不謂淹且久矣  
茲乃釋褐以受民社之寄是猶淵源之水阨於灘石激湍  
杞梓之幹摧剝於霜雪之餘而復萌芽積之深者流必長  
抑之久而發必盛於爲令乎何有雖然不可苟也請言其  
弊而吾子酌之令古諸侯也官不過七品而任則重地不  
過百里而責之詳是故有臨於上者何以承之曰謹其禮  
有仰於下者何以撫之曰篤其仁有伺於旁者何以治之  
曰明其法教養兵刑役賦賓祀事紛如也何以理之曰致  
其勤萬斛之舟運於一柁曰正其心百雉之城潰於蟻穴  
曰戒其失千里之途差於跬步曰審其始九仞之山虧於

一簣曰勵其終予曰盡之矣中都武城復作不易斯言矣  
吾子勉之異時報政庶斯言之可徵也夫

虞侯榮徵贈行序

虞侯始以名進士出宰嘉魚嘉魚之政蔚然一新尋以能  
更予萬安萬安之政又蔚然一新既屆考績將束裝北上  
省郡洎邑之吏民挽而留之無幾銓部奉朝命以臺諫來  
徵盖方考績而留之者一邑之私不候考績而徵之者天  
下之公尚賢也時予省愆家居廣文諸君偕士友詣予道  
侯之意屬予贈言予曰侯之政予知之矣其詳云何或曰  
是能賓吾以禮或曰是能勗吾以學或曰是能均於賦稟

益之以稱其情或曰是能平訟不軒輕以窘人於罪至若  
學署城垣堦坊叢塚庾廩犴獄途梁井埠之脩雖運於一  
心而皆委之能者故其功不勞而集此其始之所以得民  
終之所以來君命也予曰美哉侯之爲政度越於尋常遠  
矣由是晉而羽儀

天朝霖雨四海奚假於言矧予方以默自勵將何以爲贈  
乎雖然諸君之意不可虛也請誦所聞以爲侯告道者誠  
而已矣孔門論達道達德九經獲上治民之本必歸之誠  
孟子從而申之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然則天下之道孰有加於誠乎誠者存諸心爲忠

出諸口爲信加諸人爲實惠措諸天下爲實功一以貫之  
之道也玉少頗有志老而無成常自歎於誠之未至虞候  
質粹而氣克識精而才敏施於嘉魚如此施於予邑如此  
獲於上下者又如此鼓洪濤於萬斛之源聳明堂於千仞  
之幹崇階峻望孰得而禦之哉顧其所以爲之者要於誠  
而已矣古之人若司馬公之粹德魏公之直言諸葛公之  
扶危文山之取義進而伊傅周召之輔治臯陶益稷之陳  
謨皆一誠之爲也人徒以爲古今聖凡不可企及殊不知  
聖凡之分以誠之未至誠苟至矣何古今之有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政令聿新至誠之化將無資於股肱耳目之



臣乎此侯之行玉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惟侯其擇焉

從化令沈述甫贈言序

沈述甫閩中之彥也其學聞之家廷其識精其文暢其行淳予總學時拔之多士中期以遠大後數年始以義經領鄉薦予已悒然遲之再上春官遂以親老受樂亭教諭而去予於時尤拂然弗以爲嫌而述甫不屑屑也然樂亭去京師甚邇其名易聞今年值

朝廷重邑令之選銓曹遂以述甫晉從化令述甫方壯齡將賈勇群英必期再對從化之行人咸以爲屈予獨以爲

不然令之秩雖卑而其任實重樹社稷爲之君育子民爲  
之父課生儒爲之師六曹之事無所不該百里之內無所  
不統苟得其人則天子雖尊可不勞而化行於郛屋之下  
寓縣雖廣含靈致息者無不自得於光天化日之下其任  
如此而可以爲屈耶顧所以任其重何如爾昔子游爲武  
城宰所以對夫子者必曰學道愛人述甫於道講之素矣  
宜若無以人言爲也雖然旣其文未若旣其實予嘗爲令  
請試言之而述甫擇焉予少有志於學筮仕知有道而已  
不識所謂勢利者而趨避之臨於上者雖不敢慢未嘗詘  
也仰於下者雖不敢侮未嘗褻也伺於旁者雖不敢縱未

嘗刻也蓋道者理之所當行令之道莫大於仁其下下下下  
乎公廉勤慎仁則愛根於心而政之體立公廉則人無不  
服勤慎則事無不理而政之效增抑有本焉程子之論爲  
令必曰誠心愛民誠者無所不實尤爲政之本也予之令  
輝其民頗馴然竟莫能追古之循吏而並竊有愧焉殆誠  
之未至也從化在嶺海間去京師萬里頗聞難治述甫旣  
任其重當察其所難因予之所已言而勉其所未至則從  
化之民將愈從化孟子固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青  
出於藍予當刮目以俟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二

清齋先生文集卷十三

引

西墅八景圖引

西江天下之勝萬安據其上游爲名邑邑所治西城最勝  
予創世居之爲名家自予家渡江而西曰西水益勝叔父  
之別業在焉爲名墅墅西面隴而東負岡岡形類象故曰  
象隴良田沃壤耕者之所止隴之西折而入數里曰芙蓉  
泉甘草茂牧者之所趨隴之南十里許曰棄逕重山密林  
樵者之所往來山傳隴而高者曰馬梁馬梁之下小溪合  
而東行其委臨顛崖草樹蒙絡春水旣深可以泛出溪汭

江而南灘流束於巨石者若龍門然可以釣龍門之下石  
壁削立下廣而中夷暑日既西涼風不絕觴客而醉必於  
是而憇焉由石壁取逕登平岡即墅所負隔江仙鷺諸峯  
崇遂巉巖氣勢與馬梁相接晴光夕藹千態萬狀環列於  
墅之外者可席地而攬之而附郭之居廬橫江之舟楫其  
夥不列也叔父以其勝在西命曰西墅析其勝為八曰象  
隴農耕龍門漁釣春山牧唱乘逕樵歸石壁薰風梁溪春  
沙馬山夕照鷺嶂晴風合而命之曰西墅八景屬史為圖  
將斲大夫士為詩命玉叙所以命名取勝之意夫方始於  
東成於西東為春為張為紛華仕者象之西為秋為義為

白爲疑實隱者象之叔父隱居樂義繫素之道脩諸已而  
疑實之道著於時於名稱矣夫是故景仰足以克其德寄  
傲足以顧其神餘力足以阜其業而豈徒勝乎噫地之勝  
者若摩詰輞川之圖逸少蘭亭之詠雖以其人要亦未越  
乎翰墨之間以西墅之勝叔父之賢而又托諸翰墨奚愧  
焉玉雖無能昔者從先公以遊嘗登高命賦而今忘矣叔  
父倘不以賤爲嫌請得而繼其勝也

竹林圖引

竹林七君之所遊也其地在共城西林麓殊勝予嘗訪其  
遺迹則已化爲緇黃之居露沄烟淒有可慨焉者矣此圖

玉川所畫予第麻溪之所藏也展而玩之則其琴觴之趣  
曠達之襟宛然如在目睫世恆以金石爲堅粉繪爲假豈  
其然耶抑予因是而有感焉士生天地間孰不以從君爲  
志不幸遭世艱危名義感其中而事變怵於外於是不得  
已而爲沉湎之逃其志固可憫矣雖然君子居世獨無大  
中之道乎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否則  
守死善道而已固不當混迹於初左不當染指於後也故  
嘗爲之評曰叔夜魏人典午之興能非薄啟周至死不二  
貞哉嗣宗雖玷於勸進然不過辭而又能諂迹辭婚庶乎  
智矣秀之聞笛伶之荷鍾咸之達音雖沉其彩時露一斑

降志放言亦其次也至若僕射司徒俛首趨時而卒無益於理亂者延之之謂吾無改評焉綜而論之則嵇阮卒於景元之前伶咸仕於泰始之後仲容之行檢劣於子期巨源之職業優於濬仲此尤論人者所當察也既爲之評復爲之歌曰太行屹兮泉流激兮有植者林虛且直兮當塗之季時孔棘兮猗七君者遁而逸兮酣歌荒宴耽此溺兮或隆或污史莫匿兮媿哉斯圖儼遺跡兮海濱汶上邈不可及兮

論

養士論三篇



士生於三代之上上之人重之而士亦自重士生於三代  
之下上之人輕之而士亦自輕成周盛時學校禮義之教  
備矣業成則賓而興之獻于天子則拜而受之是故名實  
之道舉而敦厚之化成降及漢唐以勢位籠絡天下之士  
學校之教教此而已科目之取取此而已是故冒濫之心  
恣而奔競之風起蓋三代之上上求乎下以成其治三代  
之下下求乎上以致其身夫致身所以行義求嘗不可然  
求之而自輕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何以言之今日之  
士未必非後日之公卿今日之公卿未必非前日之士詎  
有輕於前而能重於後哉為女僮媼為婦必將造市為士

而自輕則居職位必不能直已任言責必不能盡言臨患  
難必不能死難此士貴於自重而上之人不可不重之也  
嗟乎士之自重亦何待於上之人重之而後重邪奈之何  
人品不齊志於道德者或寡志於功名者常多三代之時  
輕勢位以重道德士見夫重之在於此而輕之在於彼也  
是故忘其外而安於自重今之時未敢知其何如赫然自  
尊而憇然不復重天下之士士見夫輕之在於此而重之  
在於彼也是故急於外而忘其自輕且人之氣養之則充  
折之則餒氣充則自重氣餒則自輕臨之以勢位則是折  
之而已矣嗚呼龍至靈也善養者馴之松柏至勁也抵於

崖石則盤屈而不遂此無他誘之者深而壓之者重也今天下之士去古遠矣購之以科目之利而較之以文藝之末固已薄矣柰何重以勢位而驅之哉孫叔敖治楚知其市亂由幣之輕也重其幣而市治今士之輕由道德之不重也必重道德而後可以變其自輕

天下之勢其猶垂秤乎益之以錙銖則重減之以錙銖則輕而低昂變矣漢興懲秦坑儒招天下士命有司勸爲之駕而溺冠之風未泯也故其所得皆頑鈍無耻馴至孔光張禹之徒而漢亦弊矣光武中興深懲其弊禮莊光厲風節延至陳蕃李膺之徒秉義彌固而漢亦賴之所以然者

漢高以尊顯誘士光武以天子而下匹夫也茲非輕重已  
然之明効乎今天下輕重之勢判矣爲士者非藉科目無  
以自重然爲上者豈可恣其然哉科目士之所以進而天  
下之所以治也使爲下而不致君爲上而不求治則可爲  
下而欲致君爲上而欲求治則科目者不可廢而處之必  
有道矣夫水之蓄而深也旣高其防矣亦必有䟽泄之方  
而後可息其衝決放溢之患今也毆天下士納之科目束  
之以法而不處之以道衝決放溢豈獨其性然邪昔陳公  
選之按江右也類群士而雜試之取之者莫不服又從而  
告之曰已遇者不可以一得自矜未遇者不可以一蹶自

阻九仞之山功或虧於一篲三獻之璧價將重於連城聞  
之者莫不厭也今也限而試之去取之嚴矣曳白之誚黃  
綠之譏懷挾傳遞之禁告戒之嚴矣然冒濫倣倖者或不  
免焉則重士之道果以其法乎君子小人天下所不能無  
而言之不可不謹也使其人而君子邪言之適以沮其自  
重之心使其人而小人邪言之適以成其自輕之計夫不  
見於未言之前而獨見於已言之後可不思其故歟霜露  
降則蔓草萎春陽煦而枯麥茁有由然矣是故舉直錯枉  
則枉者耻於枉隱惡揚善則善者樂於善蓋古今之常道  
而待士者所當謹也

嗚呼士之輕重非卒然所能爲也蓋其來漸矣自周之衰  
聖賢之教化不復見於天下天下之士一變於戰國其失  
也蕩再變於漢其失也萎三變於後漢其失也激四變於  
唐其失也浮兩晉五代之間駁乎無以議爲也惟宋諸儒  
由六經以明聖賢之意士之道蓋彬彬焉惜乎上之人不  
能因其重而重之使天下之皆重也然其說具存其學專  
於爲己其德本於躬行其道在於致君澤民而禮義廉耻  
充其大闕也舉而行之何患乎士之不重今之學校非不  
取諸此也然所事者空言而科目之利又從以誘之空言  
則無躬行之實誘於利則有徇得之心如是而欲其重猶

却步而求前也故嘗論之求士於宋儒之先患其知之不明求士於宋儒之後患其行之不力蓋未明而明之於行之何有玩於既明之後則將委諸空言而無所事行宋儒之於道既明矣今士之誦之者不輟於口而行之者若無與焉是則空言爲害而科目使之然也夫科目非不善也因其言以觀其心因其明以觀其智因其達以觀其才里選之法廢何以易此所惡者用智自私深其文以窘人之知刻其意以求人之合夫是者豈足以盡道則徒使人益務於空言以徇其得而已矣且昔之害道者異端今非有異端之害而道不行於天下是則空言無實者今日之異

端也爲學如牧羊鞭其後者今力行者或後矣要在黜空  
言崇實行學校之間正己以率之進其善以勸之退其不  
肖以懲之使空言之害息徇得之心泯則聖賢之道見於  
行而爲士者自重矣抑聞之醫之道有標有本急則治其  
標緩則攻其本輕勢位以重道德之風治其標也重學校  
以求道德之實攻其本也上之人芻蕘不廢士習之重其  
端在於此乎

張浚

君子極天下之危志爲之主而才以成之惟其有是志也  
是故當大任而不疑臨大難而不懼身可殺而氣不可奪



惟其有是才也事變糾紛而應之也當才雋殊詭而皆有  
以用之夫然後功可立而天下可安譬之舟焉志舵也才  
楫也楫所以行舟然非舵則斷潢絕港而不知所屆故與  
其有是才而無是志寧有是志而無是才誠有是志則才  
可勉不然才者亂之資也嗚呼當國家傾危奸人黠虜肆  
然於天下而民之君父反若綴旒弁髦而無所容此誠人  
心天命存亡之幾忠臣義士所爲扼腕而起也然非有是  
才志則亦安所濟乎吾求之古得二人焉靡之於夏有其  
志有其才而又有其命也諸葛亮之於漢有其志有其才  
而無其命也又得二人焉曹操之於漢有其才而無其志

張浚之於宋則志有餘而才未足也操不足責若浚者豈非君子所深與而重惜者乎天水中徵金源構纂徽欽遷而北高宗奔而南天下之勢如滄海橫流莫之敢逼傾危者屈身於犬羊異懦者捧首而鼠竄浚以眇然儒者赤手障之脫圍城走維揚奉命川陝視師江淮再貶而起以至於沒知有君父之讐而不知有身知有國之廢興而不知有生死其志何如哉然迹其平生僅能殄苗劉摧麟倪而不能制吳乞買之命一戰富平盡喪西土符离之潰訖無後功其才何如也故嘗論之浚之學得其大者真見夫讐虜不可與共天臣子之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其志光

明剛大可以掀宇宙麗日星非瑣瑣者比而才不足以充之是以立朝則攻李綱沮趙鼎在師則無以馭曲端制龐瓊然其心固以為忠而知弗及高宗不察至屏之終身則過矣天下之變惟志足以鎮之而才不與焉漢公孫弘之才優於汲黯然寢淮南之謀顧不在弘而在黯誠以黯招之不來揮之不去其志可憚也浚屢跛之餘疑無足用然將士見之勇氣自倍雄傑如兀术亦聞之動色何哉則以浚興復之志素著於人用浚則帝之志堅中國之氣張戎敵之謀沮不戰而勝形矣夫蘊於方寸而可以幹天下志之用大矣哉然則志立矣才可益乎曰奚而不可學以博

其知克己以擴其量取諸人以裨其不及古之用天下者  
率如是浚之子栻賢足以及此而天不假年其又非命邪  
後之論人者無責備於浚欲學浚者不可不求備於己

莊周

莊周自處夫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  
全於衰亂之世爲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爲不才然  
山木以不材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  
有時而窮也於是過爲之計曰吾姑處夫才不才之間而  
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而窮也天下之事變無常而  
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

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弱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  
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斲其榦則亦安往而不摧故  
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爲  
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  
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  
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  
才不才之禍玉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  
毒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  
是將以其才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  
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

二者之爲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  
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  
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  
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  
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  
千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剝折者率尋常之噐梓杞干  
雲霄萌蘖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嘗  
有挾重質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私爲之計曰吾  
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  
是人者溺焉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

是人類乎故吾以爲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不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遽伯玉之卷而懷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翦翦以處夫才不才之間也哉

老莊論

老莊薄智慮茂法度毀仁義侮聖賢欲返於自然而恣其民之自治著還淳祛僿諸篇以持其說蓋亦激於戰國之變詐亂亡而然耳雖然彼惡覩道之用時之勢况水無常流因地勢而制其流道無常用因時勢而制其用五帝之

無爲非厭於爲也時然耳三王之有爲非樂於爲也堯然耳五帝之時風氣未開民心未漓仁義全於性智慮隱於淳法制泯於化結繩野處衣草木食亦因其可以治而順之耳故曰時也三王之時世變旣下民僞益滋仁義必修而后全知慮必通而后明法度必立而后治書契宮室衣裳火食亦因其所以治者而爲之耳故曰勢也時千變而道亦千變以制其弊道也雖千變以制其弊而未始無一定以爲之常此聖賢之道蓋無適而非自然也昌黎所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達此矣彼老莊者惡足以觀此哉夫馬之蹄鬣彼所謂天也爲之羈羈彼所謂人也然



彼知蹄鬣之生於馬而不知羈羈之作亦生於馬也何者  
稻粱之榮實性也耘而耨之人也而亦其性也老莊能恣  
其榮實而不爲耘耨乎則亦安可恣民之生死而不爲之  
制也徒一狃於戰國之亂遂以病聖賢而欲廢之不知聖  
賢不作仁義不脩法度不立知慮不通人類之滅久矣聖  
賢之立法以禦亂也而豈滋亂哉上古之治民之淳也豈  
畧於仁義法度知慮之故哉後世之亂民之漓也抑豈詳  
於仁義法度知慮之過哉譬夫平居無虞則舟以涉險不  
幸覆溺豈創舟者之罪耶嗚呼利當興而制之具患將至  
而爲之防聖人之憂天下仁後世其深矣彼老莊固亦死

生於覆載之中而獨嗷嗷然動其喙鳥棲於林而疑其林  
獸藏於藪而怨其藪於林藪乎何損彼嗷嗷者不亦勞甚  
矣乎

九齋先生文集卷十三